

質面社會、質面研究：質化研究者們的春之鬧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生一平雨晨

一、「好研究」的質地為何？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「春之鬧」工作坊正如其名，無論在節氣或研究面向，是社會學領域研究生們邁向新春的學習盛會。而第五屆 2021 工作坊主題，更是近年來社會學領域研究生們主要採取的研究取徑：質化研究。本次講師陣容有吳介民、林文蘭、林國明、施懿倫、陳美華、曾凡慈、黃克先、楊弘任、葉欣怡、齊偉先、劉若凡、劉華真、鄭雁馨老師、謝國雄、謝斐宇老師，及以 16 位研究生論文作為小組實作討論，場場皆精彩。期待在有限篇幅裡，分享能夠無限回味的質化研究工作坊。

Suzanne Day (2012) 探討質化研究如何可能反思性時，指出研究者和參與者之間想像權力的方式，反映了彼此在參與研究與社會結構裡複雜位置。這些知識、經驗或處境，誰能看到？誰能知道？質性研究可貴特質，正是在理解人們作為多重認同主體，不斷探索知識如何生成，思考「真相」意義。而這樣的「知識」和「真相」是反覆游移、貫穿於整個研究的反思過程，就像在陳美華老師〈反思性質化研究〉專題演講中，即開拓我們嶄新進行質化工作視野。包括陳美華老師指出，質化研究工作本身即具有反思面向，例如當參與者難以「清楚」或「明確」的進行表達時（如孩童、語言不同、生理狀態限制等），我們能採取的絕不僅是訪談或觀察，亦可以請他們用繪畫或寫字方式進行。這讓筆者想到 Wills & Trondamn(2000) 討論民族誌時所指，在田野之間相遇，經驗和理解是重要元素；而如何理解，甚或創造能使參與者更安心與順暢表達之環境與多元模式，筆者藉由陳美華老師分享，學習了具體執行方式。當我們邀請參與者畫地圖，這正具備提供研究檢驗論證的嚴謹，同時實踐女性主義方法論強調注重群體差異、研究關係的互惠精神。

若以筆者學術訓練背景的性別研究領域觀察，可見研究論文幾乎都以質化研究取徑進行。但如 Devault (1999) 提醒，性別研究不應該有「量化研究很難女性主義」的迷思，因為好的量化研究資料，將結構問題顯而易見地呈現於世人眼前，數據背後蘊含之意義亦承載著故事。那麼，什麼是好的量化研究呢？在鄭雁馨老師的〈實證研究的美麗與哀愁〉專題演講前，我們讀了 MILLS & TAAHT(2010) 探討荷蘭非典型工時和伴侶關係的研究。該研究係以質量並行方式進行，從量化資料清楚可見不同變項工時和伴侶關係的衝突與滿意度，而質化資料則引領我們更深刻理解數據結果背後更深層的意義。鄭雁馨老師指出，質量並行研究的特點，即在於以量化數據資料呈現骨幹，質化敘事意義資料填入血肉。鄭雁馨老師亦表示，即使是僅採納質化或量化方法進行研究，在這看似兩者大不同取徑，因此，「好」的研究具有相通性，包括應具備足以回應問題的研究設計，清楚可檢證的資料蒐集，強而有力的資料論證，適切的詮釋分析，並至始至終貫徹提問。

二、援疑質理：共學實作

因此，在教學相長的小組實作課程時，師長與學員們共同以一位研究生的論文展開討論，主要即聚焦在於論文核心提問與質化研究進程的辯證。在討論現場，我們共同欣賞每一份用心撰寫而成之稿件，也針對論文主題和研究過程提出精進可能，並進一步反思其中存在的研究倫理問題。其中，筆者除了在參與討論中回顧自己的研究進行學習與反思外，也見識到老師們如何帶領小組討論，串聯彼此知識，以及如何思考學術論文的深厚功力，而如此功力富含質化研究精神。

就像黃克先老師詢問學員（們），我們置身在田野時，會怎麼看待自己和參與者們互動？當學員們發表想法後，黃克先老師提醒，即使和參與者關係再親密，也要對參與者的話語或表現持續保持觀察。這更深化筆者的學習：對待田野方式不僅要用心、專心、耐心，警覺心亦不可或缺。警覺心並非是研究者對參與者的彼此信任問題，而是研究者在和參與者建立良好關係的同時，也要以尋求「真相」嚴謹態度，反覆和既有學術文獻、理論對話，注意研究者在田野裡的位置，並覺知參與者們彼此關係，從這幅權力關係地圖當中，謹慎覺察參與者們呈現的意義，

小心過於推論或浪漫化參與者們在研究者面前的言語及表現。

而曾凡慈老師帶領我們討論時，鼓勵我們將自己現在面臨田野的問題，和主要分享學員的論文共同討論，並且以引導我們切中核心地對同儕的論文發問，這讓筆者見識如何緊扣主題核心。如同質化工作坊分組討論的核心脈絡，是集結學員們的經驗與知識，而學術研究與書寫過程亦應如此，應不斷貫徹研究主題的核心脈絡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。因此曾凡慈老師不僅是帶領討論，更從中以身實作，讓緊扣主題的研究精神貫穿這場小組討論中。

老師們的以身實作也不時在工作坊中呈現，例如由陳志柔老師主持，鄭雁馨老師專題演講場次，因逢午休甜點時間，雖然表定開始時間已到，仍有許多同學在場外用餐或收拾。而在等候學生們入座的空檔，陳志柔老師則開始介紹鄭雁馨老師的學術背景與經驗。這讓筆者看到另一種田野應變的可能，如何維持訪談（特別是焦點團體）參與者們的聚焦與熱度？陳志柔老師的主持與應變，拉近了主講老師及學員們的關係，亦以身教學研究者在質化研究工作裡可能會遇見的各種狀況，以及該具備敏銳觀察與靈活掌握情勢的能力。

三、邁向質實的質化研究旅程

誠如謝國雄老師在〈質地有深的質化研究：作業準則（SOP）芻議〉專題演講中，告訴我們質性研究的 SOP，其實沒有絕對步驟和工具，但絕對需要的 SOP 是：首先須必備好提問，接著相關研究文獻理論對話，並採取能回應好提問的研究方法，再來研究方法執行過程必須嚴謹，而紀錄與工作流程可供三角驗證，包括田野筆記、田野空間紀錄繪畫、田野場域人際關係圖（系譜）、參與者言行紀錄、研究者分析筆記等田野工作，且分析論證需奠底於此，進而能針對研究發現給予建議或展望。因此，雖然質化研究的 SOP 周詳縝密，但事實上，若實際執行質化研究，我們會察覺沒有絕對能按表操課或套用模板的 SOP。如同上述流程具系統與邏輯性，但其實這是反覆來回、輪轉修正的環狀過程，因此謝國雄老師稱之為輪環狀研究圖，質化研究正是不斷循環精煉的過程與結果。

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，謝國雄老師在演講時往遠方指：「你們看那個月亮」。我們順勢望去，接著謝國雄老師問：「你們看到的是手指，還是月亮？」謝國雄老師提醒我們，研究該明確呈現方向與目標，讓人能清楚地順著手指方向，準確地看見月亮；而質化研究方法工具也宛若渡河小舟，沒有人到岸還執意將舟扛在肩上，而是會因應目標選擇適合的工具繼續前進。謝國雄老師生動的提點，讓筆者腦海中浮現圖像，進入田野是一場冒險旅程，質化研究豐富多樣的方法是研究者必備工具，進入田野旅程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 SOP，需要視旅程探索目標謹慎地活用工具，才能深刻地體會研究旅程迷人所在，以及準備面對時而風平浪靜、時而瞬息萬變的田野。

謝國雄老師亦言，田野將教導我們許多事情，田野甚至也可以改變我們，這讓筆者深感觸動與反思，因為研究者和田野是相互學習的，但更多時候田野總是更寬容與善待研究者。而研究者如何回饋田野的教導與付出？筆者認為引用在春之鬧質化工作坊時，黃克先老師指出「勤勞與無愧」，謝國雄老師所言「嚴謹與全面」，是非常重要之提醒。最後，謝國雄老師也叮嚀我們時刻帶著 4C 進田野及做研究：脈絡(context)、能力(capacity)、內容(content)、弦外之音(connotation)。謝國雄老師進一步指出不僅只有 4C，而是有 5C，而筆者試圖延伸思考，將第 5C 視為連結(connect)，田野讓置身於此的人們相互連結，進而建立關係，建立意義，將不同結點連結成豐厚的社會網絡。

春之鬧質化工作坊注重知識共構，也重視師生交流，使學生們能從漫長顛簸的研究歷程中獲得鼓勵與能量。在春之鬧的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office hours 時段，對於筆者而言，更像是 Magic Hour。筆者有幸和吳齊殷老師相識相會，吳齊殷老師傾囊相授、悉心賜予寶貴建議，無論是學術定位方向、博士生之路至研究訓練與學術生涯規劃等，吳齊殷老師開拓筆者對研究觀點的想像與視野，傳授學術歷程苦與甘，並諄諄教導在學術歷練裡，如何堅毅紮實地煉成探索真相的學者。在與吳齊殷老師對談的過程，筆者也再次深刻感受心繫學術、嚴謹治學、對研究參與者念茲在茲的學者風範與關懷。春之鬧質化工作坊亦使筆者結識許多道同志合的同儕，在梁雅惠秘書的協助下，我們也得以順利又安心的學習。再次感謝中央

研究院社會學所的老師們、工作人員們，帶領我們完成這趟春之鬧旅程。

田野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，開拓我們有限的理解，而人與人之間，也通常是在有意義的差異背景下相遇（McGranahan, 2014）。在蘊涵理論與實作的春之鬧教學田野裡，研究生們帶著不同社會關懷與質化研究意向，蒐集下一站探索田野所備的渡船小舟與研究工具後，持續質／直面社會，質／直面研究，也在質化研究工作的歷程裡，直面自己。

參考文獻

DeVault, M. (1996). Talking back to sociology: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ies. *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*, 22, 29-50.

Day, S. (2012). A reflexive lens: Exploring dilemmas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flexivity. *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*, 8, 60-85.

Mills , M . & Täht , K.(2000). Nonstandard Work Schedules and Partnership Quality: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Findings. *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*, 72, 860 – 875.

McGranahan, C. (2014). What is ethnography? Teaching ethnographic sensibilities without fieldwork. *Teaching Anthropology*, 4, 23-36.

Willis, P. & Trondman ,M. (2000).Manifesto for Ethnography. *Ethnography*, 1, 5–16.